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四十回

奚老土淫毒成天閹

潘其觀惡報作風臀

話說前回書中。奚十一受了琴言之氣。恨恨而回。心中很想收拾他。又想不出什麼計策。惟有逢人便說琴言在外陪酒。怎樣的待他好。還要來跟他。造了好些謠言。稍出了幾分惡氣。那一箇鐺子。菊花盤問起來。奚十一只說自不小心。失手砸了。菊花也無可奈何。偏有那巴英官告訴了。

菊花便大鬧了一場。奚十一軟話央求。將來遇有好的再配方纔開交。那奚十一的爲人。真是可笑。一味的棄舊憐新。從前買了春蘭。也待得甚好。不到半年。就冷淡了。去年得了巴英官。如獲至寶。如今又弄上了得月。卓天香。將英官也疏遠起來。那巴英官心中氣忿。便與春蘭閒談說道。從前老土待我們怎樣。如今是有一箇忘一箇。你心上倒放得開麼。春蘭道。我從前主意錯了。與我出了師。我當他是箇有情有義的。那曉得是箇沒有良心的。看他所做的。

事。全不管傷天害理。從前那箇桶子。也不知騙了多少人。聽得說。還有些好人家的孩子。被他哄了回去。竟有上吊投水的。將來不知怎樣報應呢。英官道。我也聽得說。從前有箇桶子。是怎樣的。就能哄人。春蘭道。這桶子是西洋造法。口小底大。裏頭像鐘似的。叮叮噹噹的響。他將一樣東西扔下去。叫那人用手取出來。中間一層板。有兩箇洞。一箇洞內。只容得一隻手。若兩手都伸了進去。他便將桶內的機巧撥動。兩手鎖住。再退不出來。聳著屁股。那就隨他

一五一十的頑罷。我頭一次就上他這箇當。後來被人告發了。將桶子纔劈破了。英官道。索性待人有恒心也罷了。從前還常常的賞東西。如今是賞也稀少了。倒像該應拿屁股孝敬他的。這箇人偏不生瘡。爛掉了倒大家乾淨。春蘭道。你還有舊主人在此。他如過於冷淡你。你還可以告假。仍跟姬師爺。我看還比跟他好些。英官道。那姬師爺更不好。如果好。我也不跳槽了。那箇人肉麻得狠。又小氣。一天鬧人幾回。纔給幾拾箇錢。還搭幾箇小錢在裏頭。所以

我更不願跟他。我在家做手藝時。何等舒暢。打條辮子也。有好幾百錢。到晚飯後。便有幾箇知心著意的朋友。同了出去。或是到茶館。上酒店。嘻嘻哈哈。好不快活。餛飩包子。三鮮大麵。隨你要喫那樣。同到賭場裏去。只要有人贏了。要一吊八百都肯。真是又紅又闊。從跟了那箇姓姬的。便倒了運。春蘭道。那姬師爺的相貌。實在也不討人喜歡。見人說話。啞著兩箇黃牙。好不難看。英官道。他身上還狐臊臭呢。閑話休題。且說奚十一那天一人獨自到宏濟寺來。

和尚與聘才都出門去了。小和尚在自己一間房內。歪在炕上。朝裏睡著。奚十一見他單穿箇月白綢緊身。鑲了花邊。綠絢綢的套褲。剃得逼清的光頭。奚十一看了動火。脫了外面長衣。倒身躺下。輕輕的解了他的帶子。把褲子扯了一半下來。貼身服侍。得月驚醒。扭轉頭一看。見了奚十一。便說道。來不得。奚十一不聽。得月又說道。當真來不得。奚十一還當是他做作。故意進了一步。只聽得得月腹內咕嚕咕嚕的一响。得月連說不好。身子一動。一股熱氣直

冒出來。奚十一覺得底下如熱水一泡的光景。急忙退出。喀的一聲。標出許多清糞。撒得奚十一小肚子。奚十一道這怎麼好。忙翻身下炕。得月跟著下來。往下就蹶。嗶喇喇的一响。已是一大灘。臭不可當。奚十一揜著鼻子。瞧那地下。還有些似膿似血的東西。奚十一找了些紙。抹了一會。褲襠上連帶子上也沾了好些。一一抹了。得月繻著眉。挪了挪方纔撒完了起來。不好叫人收拾。自己到煤鑪裏撮些灰掩了。掃淨了。奚十一道。我怎樣好。快拿盆水來洗。

洗得月道。我原說來不得。你不聽。便找了小沙盆。舀了些水。將塊腳布與他。奚十一將就抹了一把。得月重又躺下。奚十一好不掃興。得月道。我身子不快。且走肚子。懶得說話。你去罷。奚十一只得出來。卻好碰著卓天香進來。撞箇滿懷。奚十一道。和尚與魏大爺都不在家。得月病了。懶應酬。不要進去了。天香道。我們還到魏老爺那邊去坐坐罷。他雖不在家。也可坐得的。奚十一無可無不可。就同了天香進去。叫聘才的家人。沏了兩碗茶。與天香閒談。天香道。

今日我找魏老爺要問他借幾吊錢。偏又不在家。不知幾時纔回來呢。奚十一道。你方纔從何處來。沾得一身土。天香道。去找那賣牛肉的哈回子討錢。又沒遇著。奚十一道。你要多少錢使。天香道。還短十五吊錢。一時竟湊不起來。奚十一道。什麼事這樣緊要。天香道。昨日翠官被人訛了八十吊錢。寫了欠票與他。今日來取約。明日還他的。奚十一道。翠官被什麼人訛的。天香道。除了草字頭還有誰。昨日叫他們去伺候一天。倒把他捆了起來。說他偷了烟壺。

要送北衙門。跟去的人再三央求。他們的人做好歹。賠他八十吊錢。寫了借票。纔放出來的。今日將我們的衣服全當了。纔得六十吊。又借了五吊錢。哈回回尙欠我們幾吊錢。偏又遇他不著。如今求大老爺賞十五吊錢了。此事罷。奚十一道。這有什麼要緊。橫豎明日纔還他。我們坐一坐。到潘三爺鋪子裏。開張票子就是了。天香道了謝。便與奚十一在一處坐著閒談。原來天香去找哈回回。哈回回有箇姪兒。與天香有些瓜葛。見他叔叔不在家。便留在鋪

子裏喫了兩小碗牛肉。五六箇饅頭。做了一回沒要緊的事。也給了他兩吊錢。那曉得那箇小回子纔生了楊梅毒。尙未發出來。這一回倒過與天香了。天香此時後門口覺得焦辣辣的難受。要想奚十一與他殺殺火。奚十一見天香情動。便也高興。兩人不言而喻。鬧了一回。聘才尙未回來。奚十一本要同他到潘三處取錢。忽然眼中冒火。兩太陽疼脹。身子不快起來。便寫了一箇飛字。叫天香自取。奚十一卽回家。頭暈眼花。扎掙不住。脫衣睡了一夜。如火燒。

的一般。且下身疼得難受。把手一摸。濕淋淋的流了一腿。那東西熱得盪手。已腫得有酒杯大了。口中呻吟不已。菊花一夜不能安睡。明日見了那東西。嚇了一跳。忙問其緣故。奚十一不肯直說。只推不知爲什麼。忽然腫起來。菊花道。請箇醫生來看看罷。奚十一道。唐和尚就很好。專醫這些病症。菊花便打發人去請。原來唐和尚這幾天見得月氣色不正。指甲發青。知他受了毒氣。便用了一劑攻毒瀉火的瀉藥。昨日已瀉了好幾遍。適奚十一來承受了。由腎

經直入心經。奚十一身子是空虛的。再與天香鬧了一次。而天香又新染了哈小回子的瘡毒。也叫奚十一收來。兩毒齊發。甚爲沉重。少頃和尚來問其得病之由。奚十一只將天香的事說了。胗了脈。也用一劑瀉藥。誰知毒氣甚深。打不下來。一連三日。更加沉重。腫潰處頭已破了。奚十一苦不可言。只得又另請醫生。要二百金方肯包醫。一面喫藥。一面敷洗。誰知那箇醫生更不及和尚。又沒有什麼好藥。越爛越大。一箇小和尚的腦袋已爛得蜂巢一樣。臭不

可言。奚十一又睡不慣。只得不穿褲子。單穿套褲。坐在橈
子上。兩腳揷開。用兩張小橈攔起。中間掛下那箇爛茄子
一樣的東西。心上又苦又急。菊花見了好不傷心。又不敢
埋怨他。只得求神許愿。盡心調治。換了兩三箇醫生。到成
了蠟燭卸。還是唐和尚知道了。用了上好的至寶丹。敷了。
纔把那箇子孫椿留了一寸有餘。後來收了功。沒頭沒腦。
肉小皮寬。不知像箇什麼東西。要行房時。料想也不能了。
此是奚十一的淫報。無事不成巧。說起來真也可笑。卻說

潘三店內有箇小夥計。叫許老三。只得十六歲。生得頗爲標致。潘三久想弄他。哄騙過他幾次。竟騙不上手。那孩子有一樣毛病。愛喝一鍾。多喝了就要睡。正月十五日。衆伙計都回家過節。潘三單留住了老三。在小賬房同他喝酒。許老三已醉了。在炕上睡著。潘三早安排了毒計。到剃頭鋪裏。找了些剃二回的短髮。與刮下來的頭皮。藏在身邊。乘他醉了。便強奸了一回。將頭髮塞進。已後叫他癢起來。好來就他。那許老三醒來。已被他姦了。要叫喊時。又顧著

臉只得委委屈屈受了。誰知從此得了毛病。明知上了潘三的當。放了東西。心中甚恨。忍住了仍不理他。潘三自以爲得計。必當移舟就岸。那知許老三懷恨在心。他有箇姐夫周小三。卽與潘三趕車。爲人頗有血性。倒是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朋友。許老三上當之後。卽告訴了姐夫。姐夫卽要與潘三吵鬧。倒是老三止住了。商量箇妙計報他。明日老三回家。他無父母。有兩箇哥哥。一箇開的小酒店。賣些燻肉香腸。一箇是游手無賴。在雜耍班裏做箇鬪笑。